

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应有贡献

□石一宁(壮族)

值此春阳明媚、春色宜人的美好时节,《民族文学》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创阅中心暨民族文学专委会成立揭牌仪式在南宁举行,我谨代表《民族文学》杂志社对各位领导、各位作家和各位嘉宾的光临表示诚挚地欢迎,对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各位领导表示衷心地感谢!

以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国际交流为宗旨的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自成立以来,紧紧围绕办会宗旨,在“联谊、倡导、补充”上下功夫,特别是坚持做到贴近群众,面向社会,先后主办或参与开展了多项文化活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市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献计献策,为壮美广西的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少数民族文化与

文学是中华文化与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广西文促会以对文化建设与文学发展的远见卓识,成立《民族文学》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创阅中心和民族文学专委会,让我和我们杂志社的同事十分钦佩和感动。

《民族文学》杂志是唯一国家级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创刊42年来,《民族文学》杂志秉持发展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团结少数民族作家、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办刊宗旨,推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培养了大量创作人才。尤其是近几年来,《民族文学》进入了跨越式发展时期,先后创办了蒙古文版、藏文版、维吾尔文版、哈萨克文版和朝鲜文版,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文学期刊中一道独

特而亮丽的风景,是全国百强社科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繁荣创作,培养新人,《民族文学》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一批创作基地和创阅中心。广西目前在河池市有13个创阅中心,还有贺州、防城港、合山、鹿寨等创阅中心,是全国《民族文学》创阅中心最多的省份(自治区)。在此,我要代表《民族文学》杂志社对广西文联、广西作协和各创阅中心所在地的党政部门和文联组织的大力支持表示深挚地感谢!

《民族文学》广西文促会创阅中心虽然是最新成立,但可以发挥后发优势,根据文促会

的业务特点开展工作、办出特色。希望创阅中心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学活动,经常性组织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深入生活,努力创作,培养基层作者,提高创作水平。祝愿创阅中心通过卓有成效的工作,不断推出反映时代、反映现实,反映广西各方面建设成就、各族人民生活和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不断推出有才华和有成就的优秀作家和文学新人,为建设壮美广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出贡献。

(此文为《民族文学》杂志主编石一宁在《民族文学》广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创阅中心揭牌仪式上的致辞,发表时有删节)



上林三里洋渡好风光。云起摄

念杜甫(外一首)

唐水平

今夜春风柔软,好雨知时节,它们此时滴在深夜的芭蕉叶,池塘边的杨柳絮上。稻香溢满四月的夜晚,拨弄挂在纸上的琴弦。昨夜的月光优雅。那时我穿越草堂。像弯弯的月牙儿,樱花轻吻溪水。谁在浣溪里洗濯秀发。草堂里灯火忽明忽暗。知更鸟飞在你湿漉漉的茅草屋。一夜无眠,沾两盏米酒温暖。黑暗闪烁无边,直抵深沉的云块。细雨飘飞。而南方的天空澄清透明。蟋蟀在草根上鸣叫。孩子们来了。他们奔跑的影子在蜀道上摇晃。黑暗中,你疼痛的哀嚎。那间能荫蔽天下寒士的屋宇。在指尖间游弋,跳跃。

玫瑰花开

玫瑰花开了。它洁白,淡红,深红。也有挺着花苞的,它仰望,企盼。雨水如丝。玫瑰花娇嫩欲滴。从花园经过,想起一个霞光映红的傍晚。女孩匀土,洒肥,种花,扎架子。汗水滴落。泥土温顺地散开。一只蝴蝶飞过。那个冬天的深夜。我和月亮和星星和雪花和夜莺作伴。玫瑰园安静祥和地凝眸。云朵隐去。它看见春风春雨春雷。看见在冬天里仍然穿着裙子的女孩。悄然无声地隐伏。

屯名石

覃卫延(壮族)

是自己的家乡,就自个儿篆刻一块名叫“达后”的大青石。挺立在村头坳口。红红的字,在蓝天白云和青山绿水间燃烧。无论身处何地,都不怕丢失家乡的坐标。乡音,乡味和乡愁。将通通凿进屯名石,镌在我心底。

义江源

邓丽琼(瑶族)

云朵就在头顶。五条河流。养育桂北山区的瑶寨。六十四户山民,木楼在山顶。瓦如鱼鳞。茅针村西北高大的石山。鹤立鸡群。民谣道:独岩现蛟龙。出得茅针河,下得十二滩。

平潭味道

□潘文

再去厦门,仍是春季。涌向鼓浪屿的人一拨接一拨,难以停歇。孩子们说:“我们可以走远点,离海近点。”我明白,他们的远和近都有所指,那是自然的、安静的海湾或海岛。

如此,正合我意。

打开地图,很快,我们就将目光锁定在平潭。平潭是个岛,与台湾新竹港仅距73海里。选定它,不仅是因为它离台湾最近,有些新奇,更因为曾听到这么一句:“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房子像碉堡……”。这样的描述,便觉有趣,奇而有趣,当然抵挡不住它的诱惑。

小时候梦想看到海,后来,一次次赤脚走在阳光下的沙滩里,眼前是湛蓝的海水和天空,航船缓缓驶向远方,虽然行走在海边美丽的画卷里,但从未曾真正看到海边人家,这一直让我深感遗憾,所以,在地图上一眼瞅见“平潭”两字,就如同着了魔。

两个多小时车程,我们就过了平潭大桥,进入平潭县境地,窗外的风声就愈来愈大,旋转着来,又呼啸而去。沿路栽种着一排排的木麻黄,那些树肩靠着肩,手挽着手,将一畦畦菜土紧紧围拢,生怕它们被风抢了去。远处海天一色,岛礁星罗棋布,海岸线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沿海是大片的泥质海涂,无垠大海,海天一色,波浪滚滚,浩瀚无边。我忽然间

明白,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是没有任何粉饰的海。海水清浅透明,仿佛七彩光线融进水里,在海天连接的碧光粼粼里,渔船徐徐驶来。

刚走向海滩,就连贝壳也能紧紧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随手捡起一片,都觉有着不同故事。朋友见我们对贝壳也如此上心,暗自好笑。我知道,贝壳对于他们而言是不值一提的。

忽然,浪花闪耀着莹蓝色光芒,你挤我,一波接着一波向海滩扑来,随着海浪涌动,一条蜿蜒曲折的蓝色彩带翩然起舞。从没见过如此摄人心魄的海浪!这让我们措手不及,又颇为兴奋。我和先生,也随着孩子们在海滩上忘形地追逐,肆意地欢跃,不觉间已回年少。

天色渐晚,夕阳徐徐落下。余晖撒在海滩,也撒在海面上。海浪涌动,如同桔黄的纱巾飘忽。海鸥似乎刚从睡梦中醒来,它们在天空欢快地鸣叫,还有几只贴着水面,扑楞、寻索,幽闲踱步,走过海水连接的浅滩。

远处渔民在海上劳作,他们踏浪追鱼,撒网收网。我似乎能听见鱼儿不时拨喇的声音。几位年长的渔民,皮肤黝黑,古铜色的脸,腰板挺直,很精瘦,但看上去却很坚韧,他们很认真地各自干着活。几位渔家妇女娴熟地收拾着打捞上来的海产品。或许是

因为海风的缘故,她们都包着蓝色的头巾,戴着涂了黄漆的斗笠,只将小块脸露出来。

在河边长大,记忆里的捕鱼人带着草帽,背着鱼篓,扛着扳罾,悠闲地走在乡村的小河边。但这里的人却不同,自古以来,他们“靠海吃海”,于他们而言,海产品便是上天最好的馈赠。

离开海滩,我们走进依山而建的村落。碧海蓝天,红瓦灰墙,藤蔓缠绕,高低不一,错落有致。碉堡般的石头厝,色彩斑斓,或红、或黄、或白、或灰,冷暖色调相间,协调优美。远远望去,村庄仿佛一幅幅鲜艳的油画映入眼帘。

穿行在高高低低的石头厝间,就好像游走在异域风情里。村庄的空气里漂浮着一股浓重的鱼腥味。那些晾晒着的渔网,也随处可见。它们被随意地晾在树干上、围墙上、石头上,一张张铺展开的渔网,点缀着渔村的风光。

村庄的海湾,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很薄的木板,长椭圆形,像大木盆,其中做得极为精致的,被漆成红色、绿色、蓝色,在夕阳里闪烁着迷人的光影,也有朴素的,原木,涂上桐油,懒散地飘在水面。泥滩上停放着一两艘小木船,没有桅杆,也没有船桨,船板布满层层裂纹,记录着岁月的痕迹。

走过一幢房子,一位老人正在屋前收拾渔网。他的周围密密麻麻摆放着各类海货:海带、紫菜、海蝴蝶干、蛏干、牡蛎干,还有一些新鲜的鱼,在箩筐里活蹦乱跳。见我是来旅游的,老人干脆停下手中的活,他操着我勉强能够听懂的普通话,与我闲聊起来。

老人告诉我,这几年平潭岛热闹起来了,虽然以前也有观光的游客过来,但还是冷清,如今来这里观光和购买海货的人越来越多。他顺手拿起身旁的海蛎说:“哪儿的牡蛎都没有我们这儿的好。”他咪咪笑着,很自信的神态。

当傍晚的落日余晖隐没在远处的山峦之时,周边一些渔民开着农用拖拉机,满载着收获朝村庄奔来,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收获的渴望和喜悦。